



R2-51
34-1a

余每覽越人入號之診望齊侯之色未嘗不慨然數其才秀也怪當今居世之士曾不留神醫藥精究方術上以療君親之疾下以救貧賤之厄中以保身長全以養其生但競逐榮勢企踵權豪孜孜汲汲惟名利是務崇飾其末忽棄其本華其外而悴其內皮之不存毛將安附焉卒然遭邪風之氣嬰非常之疾患及禍至而方震慄降志屈節欽望巫祝告窮歸天束手受敗費百年之壽命持至貴之重器委付凡醫恣其所措咄嗟嗚呼厥身以斃神明消滅變為異物幽潛重泉徒為啼泣痛大舉世昏迷莫能覺悟不惜其命若是輕生彼何榮勢之云哉而進不能愛人知人退不能愛身知己遇災值禍身居厄地蒙蒙昧昧卷若遊魂哀乎越世之士馳競浮華不固根本忘軀徇物危若才谷至於是也余宗族素多向餘二百建安紀年以來猶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傷寒者十居其七感往昔之淪喪傷橫天之莫救乃勤求古訓博采眾方撰用素問九卷八十一難陰陽大論胎臚藥錄并平脈辨證為傷寒雜病論合十六卷雖未能盡愈諸病庶可以見病知源若能尋余所集思過半矣夫天布五行以運萬類人稟五常以有五藏經絡府俞陰陽會通元冥幽微變化難極自非才高識妙豈能探其理致哉上古有神農黃帝岐伯伯高雷公少俞少師仲文中有長桑扁鵲漢有公乘陽慶及倉公下此以往未之聞也觀今之醫不念思求經旨以演其所知各承家技終始順舊省疾問病務在口給相對斯須便處湯藥按寸不及尺握手不及足人迎跌陽三部不參動數發息不滿五十短期未知決診九候曾無髣髴明堂闕庭盡不見察所謂窺管而已夫欲視死別生實為難矣孔子云生而知之者上學則亞之多聞博識知之次也余宿尚方術請事斯語漢長沙太守南陽張機仲景撰 程郊倩註曰古人作書大旨多從序出提出孔子於春秋未嘗有序然其言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又曰其義則上竊取之矣即此是春秋孔子之自序孟子曰孔子懼作春秋又曰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是即孟子之代春秋序也迄今未讀春秋者亦能道及春秋無非從此數句書讀而得其大旨余讀傷寒論仲景之自序竟是一篇悲天憫人文字從此處作論蓋即孔子懼作春秋之微旨也緣仲景之在當時猶夫春秋之有孔子道大莫容一時驚怖其言而不信是以目擊宗族之死亡徒傷之而莫能救則知仲景之在當時宗族且東家上之矣况復舉世昏迷莫知覺悟安得不費百年之壽命持至貴之重器悉委凡醫恣其所措乎恣其所措四

字於醫家可稱痛罵然實是為病家深悼也醫家苦於不知病病家苦於不知醫知之一字兩難言之若欲愛人知人先是愛身知已凡勤求博采從天之五行人之五常與夫經絡府藏陰陽會通處彈了多少體認工夫此非醫之事而已之事也醫不謀之已而謀之人則醫者人也而厥身以斃神明消滅變為異物幽潛重泉徒為啼泣者已也非人也醫不為之代也從此處語醫自是求之於已不復求之於人從已求醫求之於知從人求醫求之於知行合一之學道則皆然醫事獨否知則必不能行行則未必能知行者之精神力量都用在行上何由去知但能各承家技終始順舊罔不行矣終日殺人亦祇是行知者之精神力量都用在知上何暇去行即使欲行而思求經旨以演其所知較之相對斯須與處湯藥者鈍不如敏庶幾見病知源較之省疾問病務在口給者藏不如炫徒知活人孰與活口所以羣言莫正高技常狝在仲景之身已是一鈍秀才持此誨及於醫又何利於醫而屑其教誨者故半夜是鐘僅於序中為蒙蒙昧昧輩一喚起此遊魂預檢其啼泣也若是真正惜命亟從已上作工夫等醫事於自家之身心性命即君親亦是已之君親貧賤亦是已之貧賤至若保身長全以養其生蓋是已之身與生從愛身知已中廣及愛人知人無非自己求之者於已處求知不於已處求行則尋師俱在吾論中無他責也其間見病知原是全論中丹頭若能尋余所集思過半矣是全論中鼎竈思求經旨以演其所知是全論中大候要此大候足時須要曉得此論是知醫的淵源從艱難中得之不是行醫的方技以簡便法取之者也故一篇之中創凡醫之害正痛舉世之昏迷於憂讒畏譏之際不啻三致意焉蓋深懼夫邪說惑民將來不以吾論為知之次反借吾論為行之首從醫道中生出鄉愿來以賊吾論於千百世後恣其所措將何底止故預示讀吾論者亟從醫德也吾故曰得仲景之傷寒論而讀之先須闕去叔和之序例始敢向叔和之序例而闕之先須讀著仲景此處之自序始

按程師清名應菴新安人也喜讀書神悟過人但變更仲景原文以為註疏未免聰明誤用而少陽太陰等篇尤多葛藤不可為法若使全部中盡如此証之純則仲景

必許為賢弟子後學者可奉為大宗師矣

凡例

一仲景書本於內經法於伊尹漢文藝志及皇甫謐之言可據蓋內經詳於針灸湯液治病始自伊尹扁鵲倉公因之至仲景而以方藥為治而集羣聖之大成醫門之仲景即儒門之孔子也但其文義高古往往意在文字之外註家不得其解疑為王叔和之變亂而不知叔和生於晉代與仲景相去未遠何至原書無存耶若仲景另有原書叔和何能盡沒以致今日之所存者僅有叔和之編次耶要知平脈辨脈傷寒例諸可與不可與等篇為王叔和所增增之欲補其未詳非有意變亂也然仲景即儒門之孔子也為叔和者亦游夏不能贊一辭且茲故於其所增者削之

一叔和編次傷寒論有功千古增入諸篇不書其名王安道惜之然自辨太陽病脈證篇至勞復止皆仲景原文其章節起止照應王肯堂謂如神龍出沒首尾相顧鱗甲森然茲刻不敢增減一字移換一節

一成無已註後諸家皆有移易若閻節卷張景岳程山齡輩無論矣而方中行喻嘉言程郊倩程扶生魏念庭柯韻伯皆有學問有識見之人而敢擅改聖經皆由前人謂傷寒論非仲景原文先入為主遂於深奧不能解之處不自咎其學問之淺竟歸咎於叔和編次之非遂割章分句挪前換後以成一篇暢達文字如詩家之集李杜雖皆李杜句究竟非李杜詩也余願學者從仲景原文細心體認方知諸家之互相詆駁者終無一當也

一宣聖云信而好古成無已註傷寒論不敢稍參意見而增刪移易蓋好由於信也後輩不得仲景之旨遂疑王叔和之誤以致增出三大綱之說傳經為熟直中為寒之論今古南北貴賤之分三時正冬之異種種謬妄皆由不信故也惟張隱庵張令韶二家俱從原文註解雖間有矯枉過正處而闢發五運六氣陰陽交會之理恰與仲景自序撰用素問九卷陰陽大論之旨吻合余最佩服令韶二家分其章節原文中襯以小註俱以二家之說為主而間有未甚愜心者另於方中行喻嘉言各家中嚴其採擇以補之蓋以各家於仲景原文前者後之從者前者字句藥品任意增減改易既非全璧而分條註釋精思頓悟不無辟金總期於經旨明暢而後已

一仲景傷寒論即內經所言三陰三陽各因其藏脈之理二張會全部內經以為註解余百讀之後神明興決幾不知我即古人古人即我故每節總註或註其名或止註述字不拘拘以形迹論也至於各家有一得之處必註其姓名蓋以作家苦心不容沒也

一是書雖論傷寒而百病皆在其中內而藏府外而形身以及氣血之生始經俞之會通神機之出入陰陽之變易六氣之循環五運之生制上下之交合水火之相濟寒熱虛實溫清補瀉無不悉備且疫病千端治法萬變統於六經之中即吾道一以貫之之義若讀靈素難經不於此求其實用恐墮入張景岳一流以陰陽二字說到周易說到音律並及仙釋毫無下手工夫止以人參地黃自數錢以及數兩為真陰真陽之主藥貽害無所底止急讀此書便知悔悟

一此書原文中觀以小註祇求經旨明暢絕不敢驚及高遠致讀者有涉海問津之嘆唯是漢文語短味長往往於一二虛字中寓其實理且於無字中運其全神余觀以小註採各家之精華約之於一言一字讀者最宜於此處著眼

一余前刻數種採集固多而獨出已見者亦復不少惟此刻以二張為主又博採各家獨得之言融會大旨而為小註去取則有之杜撰則無也

一傷寒論及金匱方出自上古及伊尹湯液明造之機探陰陽之本所有分兩煮法服法等差之一黍即大相逕庭余另有長沙方法歌六卷附後

一傷寒論晉太醫令王叔和撰次宋臣林億等校正金匱攝成無已註解此為原本如辨脈平脈序例前賢謂其出於叔和之手余細繹文義與六經篇不同至於諸可與不可篇余即以叔和之說定之叔和云夫以疾病至急倉卒尋按要者難得故重集可與不可方治列之篇按其為叔和所作無疑茲余於叔和所增入者悉去之去之所以存其真也

讀法

安中景岳論六經與內經執病論六經宜分別讀王叔和引執病論文為序列冠於傷寒論之首而論中之肯綮

因以晦甚矣者作之難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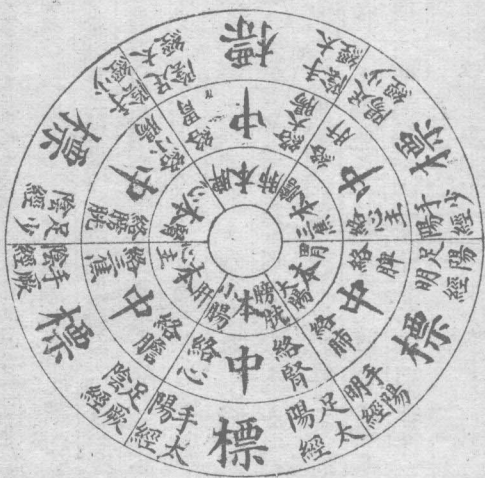
按六氣之本標中氣不明不可以論傷寒論內經云少陽之上火氣治之中見厥陰陽明之上燥氣治之中見太陰太陽之上寒氣治之中見少陰厥陰之上風氣治之中見少陽少陰之上熱氣治之中見太陽太陰之上濕氣治之中見陽明所謂本也本之下中之見也見之下氣之標也本標不同氣應異象內經此旨深遠難測即王太僕所註亦不過隨文敷衍未見透徹惟張景岳本張子和之說而發揮之洵可謂千慮之一得也另圖於後

上中下本標中氣圖



六經之氣以風寒熱濕火燥為本三陰三陽為標本標本之中見者為中氣中氣如少陽厥陰為表裡陽明太陽為表裡太陰少陰為表裡表裡相通則彼此互為中氣義出六微旨大論

臟府應天本標中氣圖



藏府經絡之標本藏府為本居裏十二經為標居表表裏相絡者為中氣居中所謂絡者乃表裏互相維絡如足太陽膀胱經絡於腎足少陰腎經亦絡於膀胱也餘倣此

按至真要大論曰少陽太陰從本少陰太陽從本從標陽明厥陰不從標本從乎中也何則少陽太陰從本者以少陽本火而標陽太陰本濕而標陰標本同氣故當從本然少陽太陰亦有中氣而不言從中者以少陽之中厥陰本也木火同氣木從火化矣故不從中也太陰之中陽明金也土金相生燥從濕化矣故不從中也少陰太陽從本從標者以少陰本熱而標陰太陽本寒而標陽標本暑氣故或從本或從標而治之有先後也然少陰太陽亦有中氣以少陰之中太陽水也太陽之中少陰火也同於本則異於標同於標則異於本故皆不從中氣也至若陽明厥陰不從標本從乎中者以陽明之中太陰濕土也亦以燥從濕化矣厥陰之中少陽火也亦以木從火化矣故陽明厥陰不從標本而從中氣也要之五行之氣以木遇火則從火化以金遇土則從濕化總不離於水流濕火就燥同氣相求之義耳然六氣從化未必皆為有餘知有餘之為病亦當知其不及之難化也夫六經之氣時有盛衰氣有餘則化生太過氣不及則化生不前從其化者化之常得其常則化生不怠逆其化者化之變直其變則強弱為災如木從火化也火盛則木從其化此化之太過也陽衰則木失其化此化之不前也燥從濕化也濕盛則燥從其化此化之太過也土衰則金失其化亦化之不前也五行之氣正對俱然此標本生化之理所必然者化而過者宜抑化而不及者不宜培耶此說本之張景岳誠覺穎悟但彼時未得明師友以導之致終身受高明之過可惜也夫

程郊倩云經猶言界也經界既止則彼此無可分疆經猶言常也經常既定則從更輒可窮變六經暑而表裏分陰陽劃去凡虛實寒溫之來雖不一其病務使經暑分明則統轄在我不難從經氣淺而淺之深而深之亦不難從經氣淺而深之深而淺之可也

按六經之為病仲景各有提綱太陽以脈浮頭痛項強惡寒八字提綱陽明以胃家實三家提綱少陽以口苦咽乾目眩六字提綱太陰以腹滿而吐食不下自利益甚時腹自痛若下之必胸下痞鞭二十三字提綱少陰以脈微細但欲寐六字提綱厥陰以消渴氣上撞心中疼熱飢而不欲食食則吐蛇下之利不止二十四字提綱以提綱為三參以論中兼見之證斯無遺情矣

鞭音硬
蛇音食

按程郊倩云仲景六經條中不但從脈證上認病要人察審及病清故太陽曰惡寒陽明日惡熱少陽曰喜嘔大陰

曰食不下少陰曰但欲寐厥陰曰不欲食凡此皆病情也

按柯韻伯云太陽為先天之巨陽其熱發於榮衛故一身手足壯熱陽明乃太少兩陽相合之陽其熱發於肌肉故蒸蒸發熱少陽為半表半裏之陽其熱發於腠理時開時闔故往來寒熱此三陽發熱之差別也太陰為至陰無熱可發因為胃行津液以灌四旁故得主四肢而發熱於手足所以太陰傷寒手足自溫太陰中風四肢煩疼耳少陰為封執之本若少陰不藏則坎陽無蔽故有始受風寒而脈沉發熱者或始無表熱八九日來熱入膀胱發一身手足盡熱者厥陰當兩陰交盡一陽初生其傷寒也有從陰而先厥後熱者從陽而先熱後厥者或陽進而熱多厥少或陽退而熱少厥多或陰陽和而厥與熱相應者是三陰發熱之差別也

按高士宗云熱陽氣也寒陰氣也惡寒者週身毛竅不得陽氣之衛外故皮毛耑耑然洒淅也人週身八萬四千毛竅太陽衛外之氣也若病太陽之氣則通體惡寒從頭項而至背脊太陽循行之經也若病太陽之經則其背惡寒惡寒之外又有身寒身寒者著衣重複而身常寒乃三焦火熱之氣不能溫肌肉也本論云形冷惡寒者此三焦傷也即身寒之謂也

按靈樞本藏篇云三焦膀胱者腠理毫毛其應是太陽又主通體之毫毛而為膚表之第一層故必首傷太陽也然亦有不從太陽而竟至於陽明少陽以及於三陰者張令韶注云此又值三陰三陽所主之部位而受之也靈樞病形篇云中於面則下陽明中於項則下太陽中於頰則下少陽其中於膺背而脇亦中其經又曰中於陰者常從跗臂始此皆不必拘於首傷太陽也柯韻伯云本論太陽受邪有中項中背之別中項則頭項強痛中背則背強凡此也陽明有中面中膺之別中面則目痛鼻乾中膺則胸中痞鞭也少陽有中頰中脇之別中頰則口苦咽乾中脇則脇下痞鞭也此歧伯中陽溜經之義其云邪中於陰從跗臂始奈何謂自經及臧藏氣實而不能容則邪達於府故本論三陰皆有自利證是寒邪達府也三陰皆有可下證是熱邪達府也此歧伯中陰溜府之義

按張令韶云傳經之法一日太陽二日陽明三日少陽四日太陰五日少陰六日厥陰六氣以次相傳通而復始一定不移此氣傳而非病傳也太太陽病不解或入於陽或入於陰不拘時日無分次第如傳於陽明則見陽明證傳於少陽則見少陽證傳於三陰則見三陰證論所謂陽明少陽證不見者為不傳也傷寒三日三陽為盡三陰

當受邪其人反能食而不嘔者此為三陰不受邪也此病邪之傳也須知正氣之相傳自有定期病邪之相傳隨其證而治之而不必拘於日數此傳經之大綱目也不然豈有一日太陽則見頭痛發熱等證至六日厥陰不已七日來復於太陽復又見頭痛發熱之證乎此必無之理也且三陰三陽上奉天之六氣下應地之五行中合人之藏府合而為一分而為三所該者廣令人言太陽止曰膀胱言陽明止曰胃言少陽止曰膽三陰亦然是以有傳足不傳手之說不知藏府有形者也三陰三陽無形者也無形可以該有形而有形不可以概無形故一言三陽而手足三陽俱在其中一言三陰而手足三陰俱在其中所以六經首節止提太陽之為病而不言足太陽足少陰之為病具義可思矣況論中厥陰心包少陽三焦太陰肺之證頗多又陽明燥結有不涉於大腸者乎傳足不傳手之說非也

按內經云太陽為開陽明為闔少陽為樞太陰為開厥陰為闔少陰為樞此數語為鑒證施治之大關鍵至於病發何經或始終只在一經或轉屬他經或與他經合病並病各經自有各經之的證可驗原不可以日數拘而一日太陽至六日厥陰之數週而復始謂之經氣其日數一定不移醫者先審出確係那一經之病證再按各經值日之主氣定其微甚下其生克乘其所值之經氣而救治之此論中之大旨也其二日八九日十餘日等字皆是眼目不可只作間字讀也

按或問張令韶曰傷寒六氣相傳正傳而非邪傳固已不知無病之人正亦相傳否不然正自正傳邪自邪傳兩不相涉正傳才以不論何以傷寒必計日數也答曰無病之人由陰而陽由一而三始於厥陰終於太陽週而復始運行不息莫知其然無病之人經氣之傳無所憑驗病則由陽而陰由三而一始於太陽終於厥陰相傳病之日即從太一逆則病再逆則甚三逆而免矣所以傷寒傳經不過三傳而止安能久逆也其有過十八日不愈者雖病而經不傳也不傳則勢緩矣

按宋元以後醫書嘗謂邪從三陽傳入俱是熱證惟有下之一法論中四逆白通湯中等方俱為直中立法何以謂之直中謂不從三陽傳入逕入三陰之藏惟有溫之一法凡傳經俱為熱證寒邪有直中而無傳經數年來相沿沿之說也余向亦深信其然及臨證之久則以為不然直中二字傷寒論雖無明文而直中之病則有之有初證

即見三陰寒證者宜大溫之有初病即是三陰熱證者宜大涼之天下之是寒熱俱有直中世謂直中皆為寒證者非也有謂過次傳入三陰盡無寒證者亦非也蓋寒熱二氣盛則從化余按其故則有二一從病體而分一從誤藥而變何則人之形有厚薄氣有盛衰藏有寒熱所受之邪每從其人之藏氣而為熱化寒化今試譬之於酒酒取諸水泉寒物也酒釀以麴蘖又熱物也陽藏之人過飲之不覺其寒第覺其熱熱性迅發則吐血面瘡諸熱證作矣陰藏之人過飲之不覺其熱但覺其寒寒性凝滯則停飲腹脹泄瀉諸寒邪作矣知此愈知寒熱之化由病人之體而分也何謂誤藥而變凡汗下失宜過之則傷正而虛其陽不及則熱識而傷其陰虛其陽則從少陰陰化之證多以太陽少陰相表裏也傷其陰則從陽明陽化之證多以太陽陽明遞相傳也所謂寒化熱化由誤治而變者此也至云寒邪不相傳更為不經之說仲景云下利腹脹滿身體疼痛者先溫其裏乃攻其表溫裏宜四逆湯攻表宜桂枝湯此三陽陽邪傳入三陰邪從陰化之寒證也如少陰證下利白通湯主之此太陰寒邪傳入少陰之寒證也如下利清穀表寒外熱汗出而厥者通脈四逆湯主之此少陰寒邪傳入厥陰之寒證也誰謂陰不相傳無陽從陰化之理乎

本段將吳氏說與本註略
有異同然大體却不相悖

按論中言脈每以寸口與跌陽少陰並舉有自序云按寸不及尺握手不及足人迎跌陽三部不參等語是遍求法所謂撰用素問九卷是也然論中言脈不與跌陽少陰並舉者尤多是獨取寸口法所謂撰用八十一難是也然仲景一部書全是活潑潑天機凡寸口與跌陽少陰對舉者其寸口是統寸關尺而言也與關尺並舉者是單指關前之寸口而言也然心榮肺衛應於兩寸即以論中所言之寸口俱單指關前之寸口而言未始不可也曰足太谿穴屬腎足跌陽穴屬胃仲景用少陰跌陽字眼猶云腎氣胃氣少陰診之於尺部跌陽診之於關部不拘拘於穴道上取診亦未始不可也然而仲景不言關尺止言少陰跌陽何也蓋兩寸主乎上焦榮衛之所司不能偏輕偏重故可以概言寸口也兩關主乎中焦而脾胃之所司左統於右若別出右關二字執者又不該括不如止言跌陽之為得也兩尺主乎下焦而腎之所司右統於左若別出左尺二字執者又不該括不如止言少陰之為得也至於人迎穴在結喉為足陽明之動脈診於右關更不待言矣而且序文指出三部二字醒出論中大眼目學者遵古而不泥於古然後可以讀活潑潑之傷寒論

目錄

卷一

凡例

讀法

張仲景自序

辨太陽病脈證計四十一節

卷二

辨太陽病脈證計八十一節

卷三

辨太陽病脈證計五十九節

卷四

辨陽明病脈證計八十節張本第七十八節七十九節合為一節

卷五

辨少陽病脈證計十節
辨太陰病脈證計八節
辨少陰病脈證計四十五節

卷六

辨厥陰病脈證計五十五節
辨霍亂病脈證計十一節
辨陰陽易差後勞復計七節
辨瘧濕喝脈證此篇

王叔和從金匱採入以補論中所未備後學者須當知所分別

按前人謂傷寒論三百九十七法一百一十三方柯氏非之余向亦服柯氏之灼見然二十年來誦讀之餘偶得悟

機必註其旁甲寅乙卯又總錄之分為二種一曰傷寒論讀一曰長沙心法尚未付梓已已歲保陽供職之餘又

著傷寒論淺註一十二卷刪去傷寒序例平脈辨脈及可與不可與等篇斷為叔和所增即瘧濕喝篇亦是叔和

從金匱移入何以知之即於前人所謂三百九十七法一百一十三方二句知之也其一百一十三方之數宋元

舊本與近本俱同無庸贅論而喻嘉言於各節後旁註計共幾法未免強不知以為知張憲公王肯三以各方後

以咀為末先後煮啜粥不啜粥飲暖水日幾服夜幾服等為法亦不過於人人俱略中點個眼目非於全論中明

其體用且三百九十七之數亦不相合余不敢阿其所好新安程郊倩一翻前說謂論中各自名篇而不言法其辨脈平脈系之以法而不知篇法止有二多則不成法矣而不知王叔和以脈法自許著有脈經行世其辨脈平脈原為叔和所增程郊倩後條辨一部有心與叔和為難而竟崇拜此二篇為不易之法是貶駁叔和者反為叔和之功臣叔和有知當亦啞然笑矣余攷仲師原論始於太陽篇至陰陽易差後芳復篇止共計三百九十七節二張於陽明篇病人無表裏一節誤分為兩節今改正之何以不言節而言法蓋節中字字是法言法即可以該節也至於瘕濕暍證雖當與本論另看而義實相通叔和引金匱原文以附之不敢採入論中一方微示區別之意也其序例辨脈平脈諸篇開手處先繫立論之大端其可與不可諸篇總結處重中立論之法戒編次之體裁如是王安道謂其附入已意不明書其名而病之豈知其附入處用筆數辭不敢臨摹一式大有深意天下後世若能體會於文字之外者許讀此書否則益使千千萬萬門外漢誣我謗我藉權力而陷我窮途之哭總不使未入我白眼中者向人說曾讀我書曾讀我所讀之書則幸甚叔和諒亦嵇阮一輩人數

熱而壅 語言難出為腎熱而壅於心以 若被誤下者津液竭小便不利津液竭於上則直視且既竭之餘腎氣將絕
失洩危乎若更被火燒灸者現出乾攻之象 微者皮膚發黃色為土剋則熱心火驚癇熱極時瘳癰止發黃竟若火
重之現出黃中帶黑之色是乾一逆尚可引日再逆則促其命期服一切辛熱之藥皆犯被火之藥醫者其可不慎
此言太陽病中有溫病誤治即變為風溫也

太陽底面即是少陰治太陽之病即宜預顧少陰二經經本寒熱不同醫者必先了然於心然後經絡入病有發熱
和內經云太陽之上寒氣主之以寒為本以熱為標也又云少陰之上君火主之以熱為本以寒為標也病有發熱
惡寒者發於太陽之標也無熱惡寒者發於少陰之標也發於陽者七日愈發於陰者六日愈以陽數七陰數六故
也 此一節提陰陽寒熱標本之大綱並按陰陽之數以定病愈之期 言手足標本之異手之太陽其標熱也與
手少陰為表裏發熱惡寒發於手太陽之標陽也足之太陽其本寒也與足少陰為表裏無熱惡寒發於足少陰
之標陰也

何以謂發於陽者七日愈 太陽病頭痛等證至七日以上應奇而自愈者以太陽之行其本經已盡七日故也若未欲作
請言其所以愈之故如 大陽病頭痛等證至七日以上應奇而自愈者以太陽之行其本經已盡七日故也若未欲作
再經者陽明受 針足陽明以洩其邪使經不傳則愈推之發於陰者六日愈之故 此節承上文而言病愈之期又
提出行其經三字謂自行其本經與傳經不同曲盡傷寒之變幻 六經皆有行有傳舉太陽以為例

察陰陽之數既可推其病愈之日而六經之病欲解之時大抵從已至未上者以已午二時日中而陽氣降太陽之
之病欲解亦可於其所旺時推測而知之 太陽病欲解之時大抵從已至未上者以已午二時日中而陽氣降太陽之
旺時而 此一節承上文而言病愈之時以見天之六淫能傷人之正氣而天之十二時又能助人之正氣也
解矣 邪解後未全暢快曰病衰曰少愈者可以 風家七日陽得奇表而解然雖而餘不了了者淨者候過五日五日為一候
不了了者三字該之風陽邪也如太陽中 風家數日邪氣從表而解然雖而餘不了了者淨者候過五日五日為一候
十二日精神愈推之者亦須腹過一候大抵十一日而愈矣若誤治又不在此例 此一節承上文而言既愈之後

而定以全愈之期也

醫家辨證開口一言太陽病目即在少陰須知太陽標熱而本寒少陰標寒而本熱太陽之標即少陰之本病人身
少陰之本即太陽之標上章以發熱無熱言猶未暢明其義茲請再申之為辨太陽之證者辨到太陽之根病人身
大熱為太陽之標 反欲得近衣者為少陰之標 熱在太陽所 皮膚寒在少陰所 骨髓也身大寒為太陽之本 反不欲

近衣者為少陰之本 寒在太陽所 皮膚熱在少陰所 骨髓也身大寒為太陽之本 反不欲

近衣者為少陰之本 寒在太陽所 皮膚熱在少陰所 骨髓也身大寒為太陽之本 反不欲

近衣者為少陰之本 寒在太陽所 皮膚熱在少陰所 骨髓也身大寒為太陽之本 反不欲

在天地微之於氣者在人身即陽之於情情則無假合之前三章彼為從外以審內法此則從內以審外法
微治之法須辨脈證太陽中風風為陽邪而中陽寸浮而陰尺弱陽浮者特開鬱而發不
以立方先以大陽證開之惡寒漸解狀而惡風翕翕之狀而發熱陽邪上鼻鳴而工乾嘔者中風脈證桂枝湯
汗自出而當發熱而惡寒漸解狀而惡風翕翕之狀而發熱陽邪上鼻鳴而工乾嘔者中風脈證桂枝湯
主之此一節言風中太陽之肌腠立方以救治也

桂枝湯方

桂枝 三兩
去皮

芍藥 三兩

甘草 二兩

生薑 三兩

大棗 十二枚

右五味以水七升微火煮取

三升去滓通寒溫服一升服已須臾飲熱稀粥一升餘以助藥力溫覆令一時許遍身熱熱微似有汗者蓋佳不
可令如水瀉瀉病必不除若一服汗出病差停後服不必盡劑若不汗更服依前法又不汗後服小促使其間半
日許令三服盡若病重者一日一夜服周時觀之服一劑盡病證猶在者更作服若汗不出者乃服至二三劑禁
生冷粘滑肉麵五辛酒酪臭惡等物

桂枝湯調陰陽和榮衛為太陽中風之主方
而其功用不止此也凡中風傷寒雜病皆係太陽為病必於頭痛發熱中認出汗出一證為大主腦肝出
桂枝湯主之其汗出斯用之無不當矣此一節承上節而推廣桂枝湯之用

雖然病在太陽之肌腠桂枝湯誠為切當矣太陽經輸之病專用桂枝湯太陽病項背不舒強如短刺之鳥故飛八
原方恐未大能經輸入於內經云邪入於輸腰脊乃強蓋太陽之經輸在背而惡風同而不同者莫非得葛根入土最深其藤延
八絡次及經輸令者邪入經輸則經輸貴而皮毛虛故反汗出而惡風同而不同者莫非得葛根入土最深其藤延
外者不能提致必以桂枝加葛根湯主之此一節言太陽經輸之證亦承上篇推廣桂枝湯之用而不泥其方

桂枝加葛根湯方

桂枝 三兩
去皮

芍藥 三兩

甘草 二兩

生薑 三兩

大棗 十二枚

葛根 四兩

右六味以水七升

納諸藥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不須啜粥餘加桂枝將息及禁忌法

桂枝湯為肌腠之主方邪在肌腠既可於汗太陽病誤下之後則太陽之氣當從肌腠其氣竟上衝者是不因下而
出等正而看出亦可於誤治後反而動出太陽病誤下之後則太陽之氣當從肌腠其氣竟上衝者是不因下而
肌腠可與桂枝湯方用前微取汗法出而愈矣若不上衝者肌腠之內中桂枝不可與之此一節承上節以起下
文五節之意張令韶曰經云太陽根於至陰是太陽之氣由至陰而上於胸膈由胸膈而出於肌腠由肌腠而

達於皮毛外行於三陽內行於三陰氣從此而出入邪亦從此而出入師所謂其氣者指此而言也讀者知正氣之出入如此則邪氣之出入亦如此則於此道知過半矣所以傷寒言邪即言正而言正即可以識邪 按讀熟此註方知論中經氣傳行及一日二日三日五六日等皆是眼目

然而不可與者又不止此太陽病三日已為盡發汗則肌表之邪若吐則中邪若下則腸胃之邪若溫針則經脈之邪仍不解者此為醫者壞病肌表故桂枝湯不中與也觀其脈證犯何逆或隨其發汗之逆或隨其溫針之逆或隨其證治之可也此一節承上

節言病不關於肌腠者桂枝湯用之而不當

且更不必不可與者桂枝湯本為解肌與麻黃湯為膚表之劑迥別蓋邪之傷人先傷膚表次及肌腠惟風性迅速不得重為不可與者桂枝湯本為解肌從膚表而直入肌腠則肌腠實而膚表虛所以脈浮緩汗自出不可傷而曰中若其人脈浮緊發熱汗不出者表明邪在肌腠不可與也甚矣桂枝湯為當須識此勿令誤也 此一節承上節

分別桂枝本為解肌大殊發表之劑重為吁嗟

桂枝本為解肌以汗自出若酒客病也脈緩汗出可知矣然其病卻不在肌腠之內故不可與桂枝湯若誤得此湯甘能壅滯且則為嘔蓋以酒客喜甘故也推之不必酒客凡素患濕熱此一節承上節桂枝本為解肌

句言濕熱之自汗不為肌腠之病又當分別

桂枝本為解肌若喘則為邪拒於表表氣不通而作宜麻黃而不宜桂枝喘家喘雖愈而作當保桂枝證桂枝湯宜加厚朴從脾而杏子從肺以佳此一節承上節桂枝本為解肌句言喘不盡由於肌腠之病不可專用桂枝湯

得湯則嘔凡不服桂枝湯而嘔之且吐者以其人內有溫熱又以桂枝湯之辛熱以助其後必吐膿血也此一節申明前二節得湯則嘔之義序例謂桂枝下咽陽盛則斃者此也

太陽病取微似有汗之若不發汗太過遂漏不止病必不除故其人惡風猶然不去汗與於小便難四肢為諸陽之本不

者微急且難以屈伸者此因大汗亡陽因桂枝加附子湯主之方中取附子以固少陰之陽固陽即所以救液其理微矣此章凡九

節承上數章言太陽證之變動不居桂枝湯之泛應不窮也張令詔云自此以下八節論太陽之氣可出可入可

內可外外行於陽內行於陰出而皮膚入而肌腠經絡無非太陽之所操縱也

桂枝加附子湯方 桂枝湯原方加附子一枚炮